台大日本語文研究 9
東亞異文化的異化與同化 特輯
頁 293-320

北原白秋的台灣訪問

菅原克也 *

摘 要

西元 1934 年，日本近代詩史上的重要詩人北原白秋（1885-1942）受台灣總督府及台灣教育會的邀請來台訪問，此行對台灣日語教育的貢獻受到矚目。本文將當時北原白秋所寫下的台灣紀行《華麗島風物誌》中所見其在台灣的體驗及對台觀感，由（1）感覺的反應（2）政治意識（3）現實認識這三個層面來做探討。

首先，關於感覺的反應方面，指出北原白秋在「熱帶」及「中華文化」中感受到異國風情的魅力，但也同時對於實際體驗到的「強烈而過度執著的支那氣息」表示反感。其次討論其對於殖民地台灣的政治意識，可說白秋畢竟是站在宗主國殖民者的角度，對作爲「國語」的日語抱持絕對的態度。最後，其現實認識可說是正視本島人的活力，亦包含了將殖民地的現實相對化的契機。這三個層面相互干涉並相互關聯，因而最後使得北原白秋正視到殖民地控制所產生的矛盾。

關鍵詞：北原白秋、日本近代詩、台灣、殖民地控制、
日本的殖民地控制

*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Visit of Kitahara Hakushu to Taiwan

Sugawara, Katsuya *

Abstract

In 1934, KITAHARA Hakushu (1885-1942),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et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Japanese poetry, visited Taiwan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he was expected, by the Educational Society of Taiwan, to contribute toward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language teaching system. In this paper, I have discussed Hakushu's experience ant its resulting view of Taiwanese life, documented in his travelogue *Narrative of Things Formosan*, in terms of his (a) aesthetic reaction, (b) political assumptions, and (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ities of Taiwan.

First of all, his aesthetic reac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act that he was not sympathetic toward "intense and excessively strong Chinese flavor," while he was attracted by the exoticism of "the tropics" and "Chinese culture." Secondly, his political assumptions were firmly anchored in his awareness as a colonizer belonging to the suzerain state, with his exaltation of Japanese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Thirdly, however, he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vitality of Taiwanese people, and was led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ities, with their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the colonial rule. Hakushu extended his

* Professor of Tokyo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llectual horizons, which might have involved a relativist view of cultures, during his stay in Taiwan.

Key words: Kitahara Hakushu, Japanese Modern Poetry, Taiwan, Colonialism, Japanese Colonial Rul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原白秋の台湾訪問

菅原克也 *

要　旨

1934 年、日本近代詩史上重要な詩人である北原白秋（1885-1942）が、台湾を訪問した。これは台湾総督府及び台湾教育会の招請によるもので、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への貢献が期待されていた。本稿は、この時に書かれた台湾紀行『華麗島風物誌』にみられる白秋の台湾体験、台湾観を、（１）感覚的反応、（２）政治意識、（３）現実認識、の三つの側面から論じたものである。

まず、感覚的反応についていえば、白秋は「熱帯」と「中華文明」にエキゾティックな魅力を感じつつも、現実に感じた「濃厚で執拗過ぎる支那臭」に対しては、拒否反応を示したということが指摘できる。次に、白秋の植民地台湾をめぐる政治意識は、あくまでも宗主国の植民者の立場に立つものであり、「国語」としての日本語を絶対視する態度があったと言える。最後に、その現実認識は、本島人の活力を直視するもので、植民地の現実を相対化する契機をも含んでいたと言える。これら三つの側面は、相互に干渉し関連するもので、最終的には植民地支配の矛盾を直視する視点を、白秋は獲得し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

キーワード：北原白秋、日本近代詩、台湾、植民地支配、
日本の植民地支配

* 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原白秋的臺灣訪問

菅原克也 著
（韓冰 譯）

一、緣起

在日本近代詩歌史上佔有重要位置的北原白秋（1885－1942），曾經於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七月訪問臺灣。該次訪問由臺灣總督府文教局長安武直夫以臺灣教育會的名義，對當時已成爲國民詩人的白秋發出邀請，委託內容是創作臺灣青年歌、臺灣少年歌和民謠各一篇，以及在臺灣各地作關於童謠的講演。訪問臺灣期間，由在文教局社會科工作、曾是“和歌”詩人若山牧水（1885－1928）門下的柴山武矩同行。

關於在臺灣的行程，白秋自己曾記述如下。

> 二十九日，我乘坐的蓬萊號揚帆離開了神戶。到八月二十日，乘高千穗號沿同樣的航路從基隆返回。在此期間我遊歷的地方包括基隆、臺北、草山、北投、淡水、新竹、台中、彰化、埔裏、日月潭、嘉義、阿里山、高雄、屏東、三地門蕃社、恒春、鵝鑾鼻、四重溪、牡丹灣、大武、*子侖、知本、台東、呂家、馬蘭社、卑南各蕃社、花蓮港、太魯閣溪、蘇漢等等，幾乎將島環繞了一周。[1]

在這段文章中，已經可以看到一些反映出日本殖民時代日本人文化認識的地名，現在姑且不論。

以這次臺灣訪問爲契機寫下的文章有收入《華麗島風物志》的遊記《第一印象》、《城隍廟會》、《臺灣白日素描》、《臺北夜情》等，詩歌則有《台南旅情》、《蕃人》、《林投節》、《臺灣青

[1] 北原白秋《華麗島風物志》（彌生書房 1960 年）101 頁。以下有關白秋臺灣紀行的引用都來自該書，在文中只表明頁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之歌》、《臺灣青年行進歌》等。另外，八月三日在臺北的講演以速記整理的形式，以《兒童自由詩》爲題，在《臺灣教育》九月號及十月號連載。而《臺灣日日新報》上，還發表了一些他的談話內容。

在這篇論文中，我將圍繞白秋的臺灣訪問，爲他的臺灣觀、臺灣認識勾畫輪廓，同時探討從遊記及詩篇中表現出來的白秋的創作特徵。

二、“熱帶”與“支那（中國）”

白秋的臺灣遊記是這樣開頭的。

> 華麗島這個名字令我想像到的臺灣風光，首先是椰子樹葉沙沙作響的基隆的丘陵。朱砂和鮮豔的草綠、發著光的雲層、透明的青瓷色的天空、比天空更濃的碧藍的海潮、在那一片酷熱的大氣中、我們乘坐的蓬萊號的汽笛低吼著、帶著遲緩粗厚的迴響……。可是對明媚的亞熱帶寄託的這種原色式的期待，卻讓我感到了失落。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擦拭眼鏡上的霧氣。連著港口的丘陵如此憂鬱黯淡，岸邊能看到的只是幾座灰色混凝土中夾雜著鐵銹的建築。映在我眼裏的這風景和九州的門司附近又有什麼兩樣？我甚至還沒有在心裏更美地重溫年輕時游小笠原父島的舊夢呢。《第一印象》（31 頁）

這裏表現出的對“熱帶”風物的憧憬與平凡人生景象之間的落差、換句話說、對未知土地的過剩期待與日常現實帶給人的沮喪這一構圖，是經常困擾遠遊他方的遊人的經驗。只舉較近的例子來說，幾乎同時訪問臺灣的野上彌生子（1885－1985）在臺灣紀行開頭對基隆的描寫中也記下過類似經驗，同樣這在許多訪問日本的歐洲人留下的大量文章中也能看到一例如明治初期從長崎上岸的法國作家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所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菊子夫人》的開頭。白秋期待於臺灣的，首先是赤、綠、白、青等如此處所列舉的原色風景、熱帶的自然，而現實中出現在他眼前的卻只有黯淡的山丘和露著鐵筋鏽痕的混凝土建築。

白秋向臺灣期待了兩樣東西：“熱帶”和“支那(中國)”[2]。熱帶風光和中國風物。可以說，他是在自然和文化兩個領域，尋求著與日本異質之物。換句話說，白秋的異國憧憬試圖將臺灣人間生活的全部領域作爲物件，而其中對“熱帶”的憧憬似乎尤爲熱烈。這一點，從登陸基隆時白秋頭戴“有著結實帽檐的深灰色頭盔”(34頁)也可以想像幾分。他打扮得就像要去熱帶叢林探險一樣。可另一方面，腳上穿的則是“出發前從銀座買的紅色山羊皮短靴”(32頁)。這裏的錯位，似乎正象徵著剛抵達基隆時的白秋的臺灣觀——一個同時擁有隨風輕擺的椰子樹葉與都會柏油馬路的場所。既擁有熱帶的自然，又享受著文明的恩澤，這也許可以看作是面對殖民地時宗主國人的要求水準。

對異域風光·風物的巨大期待與往往辜負這一期待的現實。在從基隆開向臺北的列車上，白秋一邊兀自期待透過車窗看到“紅磚勾簷的寺廟和露兜樹林”(33頁)，一邊早早地表現出了沮喪之情：“這不是九州嗎？臺灣在哪兒……”(33頁)。而由此開始的他的臺灣體驗，可以大致從三個領域來考察：(一)感覺反應、(二)政治意識、(三)包含上述二者的現實認識。下面就讓我們按照這三個層面，對白秋筆下的臺灣紀行進行具體解讀。

三、感覺反應

到達臺北的第三天，白秋觀看了城隍廟會即“城隍爺出

[2] “熱帶我只去過小笠原，支那風景則只看過滿洲，因此對臺灣的熱帶風景抱有期待。”(七月三日《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巡”。在白秋眼裏，那是一場“近乎喜劇的、刺目的華麗行列”（40 頁）、“叫賣藝人的五彩豪華版”（41 頁）。隊伍中散發出的濃厚的商業氣氛令他感到難耐，並將其形容爲“街頭商品陳列館的雜耍隊”（46 頁）。但是，雖然白秋記下了自己冷淡的感想，但對於城隍廟會的儀仗隊伍，他還是按照時間順序進行了極爲詳盡的描寫。旗子、化妝偶人、花車以及人們裝束的情形連同數目驚人的固有名詞、事物名稱被一一列舉，嘈雜的音樂、鞭炮聲和人們的喧嘩被描寫爲一種近乎眩暈的體驗。從這裏可以看到，對於和惡俗只隔一張紙（在白秋眼裏）的廟會的豐饒，首先嘗試著去接受的詩人的姿態。在作出辛辣的審美判斷的同時，他大概也品味到了某種樂趣。但是，對這種濃彩的豐饒，最終白秋感到的似乎還是抵觸。同樣的反應也顯示在廟會前一天，對淡水河畔劍潭寺觀音廟的參觀中。白秋這樣寫道——

> ……從那些重疊的勾簷、成對的回廊、多壁的築地門等上面雖然感到某種怪奇的紅色畫意，但是對門扇上那精密的透雕、大殿內那甚至顯得陰鬱的濃重色彩，我感到無論無何都格格不入。近乎惡俗的、濃厚糾纏的支那臭似乎與我的本性不合。這難道是先祖傳來的血在排斥、是某種重大的東西在我內心潛藏的緣故嗎？《城隍廟會》（50 頁）

一邊對“熱帶”和“中國”抱著強烈憧憬，一邊在現實經驗中感到“血的排斥”並將其記入文章的白秋。這既可以看作作爲詩人的誠實態度，也可以說是表現了白秋身上“異國憧憬”的狹窄氣量。但是對“濃厚糾纏的支那臭”表示厭惡的白秋，在另一方面，卻對下面這樣的風景讚歎不已——

> 同樣帶有童謠畫趣的，還有映到左邊車窗上的水牛耕田圖。田間很開闊、水灌得滿滿的、在遠處仲夏才有的積雲連成層在閃爍。在這邊，頂著大角的水牛三三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五地轉來轉去。其中也有蹲著的，也有背上停著白鷺泡在水裏睡眼惺忪的。白鷺頗多，或在空中展翅，或落在水畔、在水中漫步、梳理白色蓑毛、整理冠羽。“童子喲”，我在心裏輕呼。篁子不在嗎？唐子不在嗎？《臺北白日素描第一日 2》（54－55 頁）

當口稱“童謠畫趣”時，白秋附加在眼前的風景上面的，應該是在日本廣泛流傳、深受喜愛的南畫中的風景吧。漲滿水的水田和映在上面的夏日雲彩。田中耕作的水牛和停在牛背上的白鷺。在充滿中國古畫味道的風景前，白秋在想像中尋求著“篁子”“唐子”[3]的身影。在城隍廟會和觀音廟中雖然表現出過剩的反感，在這裏，卻在“水牛耕田”圖中揮灑著想像之筆。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對異國趣味的物件進行主觀選擇的白秋的偏狹。他採取的不是委身於異質對象帶來的印象、從中享受感性的混亂的態度；而是從自身的感性出發，對通過感官進入的各種印象進行選擇、駕馭的態度。

四、政治意識

追求異國憧憬，而一旦踏入殖民地、卻被數量驚人的新資訊壓倒的白秋。受不了這樣的混亂、而試圖對資訊進行管理的白秋。這或許是宗主國人與殖民地風土發生關聯時的一種典型方式。參觀廟會後，在被問到對臺灣的印象時，白秋一改之前的憧憬，只答道“真慶幸自己生爲日本人”。他舉出臺灣神社的“清淨潔白”，來和城隍廟會那種下流雜亂（白秋眼中的）作對比。白秋的感覺反應就這樣直接通向了他的政治意識。從他訪問殖民地臺灣的視線中，開始露骨地體現出宗主國人的立場及殖民者的意識。站在臺灣神社坐鎮的山丘上，他將猶如施政者似的視線投向臺北的大街小巷。

[3] 譯注：白秋的長女名叫“篁子”，而“唐子”一詞大概來自日本一種名叫“唐子人形”的中國裝束的偶人。在這裏白秋也許是在想像中呼喚著那樣的孩子的出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石階頂端的路上向下俯瞰，臺北市不愧為北部平原的一大都市。東邊重巒疊嶂，南邊桃源台一帶雲煙藹藹的高地如砥石一般，面向秀麗的淡水河、萬華、大稻埕的黑煙在風中飄動著熱鬧的煙塵，在這中間，是城內的官廳、官舍、醫院、中央研究所、博物館、鐵路飯店、學校等文化設施和現代的商店街，又有夾雜其中的園圃、三線道路的樹林、城門、鐵道線路等，鬱鬱然、瑩瑩然、蜿蜒蜒蜒、使城市愈顯蔥郁、照耀之、纏繞之、而上空是一片澄淨透徹的碧藍。稍遠處，帝國大學一帶的秀色、樹林、旱田、水田、一直通向更遙遠的翠綠。而其中最為巍峨的總督府的高塔上，不知是什麼在閃閃發光。

《臺北白日素描第一日 3》（57 頁）

首先掌握住整體的方位地形，確定了四周的眼界之後，依次言及收入視野內的現代設施。同樣是名詞的列舉，卻與城隍廟會的混沌截然不同。這裏有井井有條的秩序在支配，經營的感覺充滿字裏行間。不但如此，爲這俯瞰下的美景——其中也展現著熱帶的自然（蔥綠的樹木和碧空）——畫龍點睛的，正是總督府的建築。這已經與經營殖民地的施政者的視線完全重合，不啻是一篇謳歌自然、田園與現代化設施和諧共存的殖民地讚歌。

本來這次白秋的臺灣訪問，臺灣總督府的權力機構就多有介入。白秋自己對此也有明確的意識。在《華麗島風物志》中，收入了關於臺灣的語言政策——所謂“國語政策”的冗長記述。通過和站在推進臺灣文教政策位置上的安武局長、柴山科長等的議論，白秋身上作爲宗主國人的政治意識逐漸高昂起來。並確定了作爲詩人、積極參與在臺灣的文教政策的態度。他這樣寫道——

這就需要將國語的美，更本質地韻律地感覺地、從童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他們的風習、從季節、從環境、從生活中，錚錚奏響。給他們會自然地奏響的東西，使他們自然地歌唱。我必須給予他們這樣的詩、這樣的童謠、這樣的歌曲。

奉獻的時候到了。對於自己必須去做的事，我深心自知、切膚有感。

不單是對兒童。不問內地人、臺灣人、蕃人，對全島的老人、青年、各行各業的一般民眾，我都必須憑藉自己奉守之道、憑藉詩魂、憑藉詩，有所奉獻。

《臺北白日素描第一日 6》（68－69 頁）

在日本詩壇被奉爲“詩宗”的白秋，到了殖民地，就自覺地將這一身份同宗主國推進言語政策的立場重合起來。他決定作爲日本國民而“奉獻”，將詩、童謠、和歌曲“給予”臺灣人。

在白秋的這一表決心中，值得關注的是如何傳達“國語之美”的問題。白秋寫道必須“本質地韻律地感覺地”“給他們會自然地奏響的東西，使他們自然地歌唱”。在文章中，“自然”一詞反復出現。這裏表現出的，是對自身詩技毫不動搖的自信、對“國語”的絕對信仰、對殖民地語言政策的樸素的樂天主義、對殖民地語言生活的無知與麻木。將日語這一外語，“本質地韻律地感覺地”“自然地”傳達給“臺灣人”及“蕃人”，對此他沒有感到任何疑問，這應該說是自居爲宗主國施政者一方的人的傲慢吧。而正是以殖民地的語言政策和語言生活爲支點，白秋到達了對臺灣的現實認識。

五、現實認識

《華麗島風物志》中，多次出現以“國語”爲話題或意識到“國語”的場面。那並不僅僅是關於文教局或臺灣教育會的語言政策的。對酒席上陪酒女說的話，對酒吧裏放的唱片音樂，白秋都豎起了敏感的神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撥又一撥進來的客人全是本島人。北管越來越喧鬧、胡琴嗚咽不停、麻將牌在桌面上跳舞。耳朵裏全是聽不懂的臺灣話。其中還有或是偷偷摸摸、或是明目張膽地和侍女抱在一起，互相喃喃細語的。

雖然如此，只有唱片的前奏和爵士樂還在用國語或唱或打著拍子：“啊－”、“大和心八重一重”。這到底是什麼光景？

《臺北夜情第一夜 4》（88 頁）

白秋質疑爲什麼要放“聽也聽不懂”的唱片，對此在座的日本人理所當然地回答：“這有什麼，就和日本人喜歡看美國電影、聽俄國唱片、以此來裝門面是一個道理唄。”（88 頁）可是白秋似乎並沒有就此信服。他在心裏念叨著——

語言不通比什麼都讓人掃興。

我感到自己似乎呆在一個離日本很遠很遠的異鄉的酒館裏。

不應該是這樣的臺灣呵。

《臺北夜情第一夜 4》（90 頁）

那麼，在白秋看來，應該是什麼樣的臺灣呢？是日語普及到了語言生活的各個角落、酒館裏醉漢的談話和男女間的私語都用日語進行、人們甚至已經“自然”地理解了日語的詩心、並“自然”地唱著日語歌謠的臺灣嗎？也許他曾經那樣考慮過。但是，到這時候，白秋已經明白那樣的臺灣在現實中是決不存在的。通過“掃興”這一無法改變的生理反應，他認識到了殖民地無法改變的現實。

現在，他開始感到臺灣的“活力與物欲、與那刺目的濃豔色彩一道”，正反映著臺灣人的生命力。他開始能夠從雜亂的街道景觀背後，看出“本島人”的“執著”、“勤勉”以及“商業才幹”。從本島商人的“跳樑跋扈”與日本商家無助的樣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他認識到了“內地人不過是在和內地人進行著可憐的同類相殘。”殖民地中內地人和本島人的角逐，迫使白秋認識到現實的嚴峻。

> 我還聽到過這樣的話：“像現在這樣，就算再過一百年，臺灣也不會成為我們日本的。”
>
> 從剛才那個藝妓家臨出來的時候聽說，就連那些藝妓，一旦有了內地人的熟客，也會遭到本島人的一致排斥……。連私娼都如此，我不禁感到吃驚。要這麼說的話，活躍在世界各地的日本女性對異族人的寬容又算怎麼一回事呢？總之不管怎樣，臺灣還是本島人的世界。
>
> （……）
>
> 我到底是日本人。如果站在本島人的立場上來看，也許會對我的不快感到不快。
>
> （……）
>
> 我雖然來了一句“忘恩負義”，但到底能不能這樣說，恐怕還值得考慮。真要做到恩威並施並不容易。他們已經太習慣享受恩惠了。統治者困於對外的美名，而在事情的實質上往往有欠深度。
>
> 現在，我眼前的空啤酒罐上麒麟正卷著紅色的火焰。——我感到內心又乾涸起來。
>
> 《臺北夜情第一夜 4》（92－93 頁）

出現在這裏的“臺灣是本島人的世界”這一現實認識，帶著一種新發現的迴響。這是訪台之前的主觀性期待遭到背離，通過不愉快的反應而到達的、令心靈乾涸苦澀的發現。不但如此，這裏甚至還獲得了如“站在本島人的立場上來看，也許會對我的不快感到不快”這樣一種相對主義的視點。在意識到經營殖民地“恩威並施”的困難的背後，也許還隱藏著對自己力圖介入其中的語言政策的未來並不樂觀的預感。那預感中也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包含著決不能只以“自然”的樂觀態度處事這一對殖民地嚴峻現實的洞察。

六、在殖民地的“我”和詩人白秋

從將自己歸屬于宗主國施政者一方的意識，到獲得對殖民地現實的苦澀認識和相對主義的視角。這一變化，也表現在關於“我”的記述中。例如，參拜臺灣神社時的記述——

> 來到本島唯一的神域、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前面參拜時，已經無法忍住流下眼淚的我。作為信仰古代神道、寫過多篇古代新頌的詩人的我，甚至感到唯有這件事將是我一生的榮耀。
>
> 《臺北百日素描第一日 3》（55－56 頁）

在這裏，白秋不寫“我來到本島唯一的神域、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前面參拜時，已經無法忍住流下眼淚”，而是將順序逆轉，接連兩次，在“我”前面加上長長的連體修飾詞。在下文的其他地方還曾寫下“對日本詩歌的正統抱有幾許信仰並矢志繼承之的一布衣詩徒”。如果說，這些略顯誇張的自我規定來自與施政者認同的政治立場的要求，那麼在詩人感覺反應的記述中登場的“我”，則沒有添加任何修飾語。比如下面這一節——

> 在深潭的劍氣中，我頭一次將本島藝妓迅速、短暫地烙入了眼底。的確很美，但我感到某種不相合。（……）是什麼在排斥呢？某種潛在之物。
>
> 《臺北白日素描第一日 4》（59－60 頁）

白秋也許要說，出現在這裏的“我”只是我自己，除此之外誰也不是吧。因爲對於爲何會對臺灣藝妓感到不合，他根本沒有打算說明。那是“某種”“潛在”的東西，是植根於“我”的感性深處的東西。無法說明、或者說沒有必要說明的詩人的感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那麼，在獲得了對於殖民地統治現實認識的場面中的“我”又如何呢？如剛才引用的片段中所顯示的，在這些場面中，或是在對事實認識的記述中省略主語，或是在描述感覺反應時表明“我”的存在（“我的不快”／“我感到內心又乾涸起來”）。剝去了宗主國在殖民地的權力保護後的視點，與作爲最後立足之地的“我”的感性。白秋最終獲得的對於臺灣現實的認識儘管落寞，但應該說，那是透過詩人的感性達到的真實認識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